

## 别把“网文出海”拔得太高

### 玉渊杂谭

杨雷

美国小伙靠读中国网络小说戒掉了毒瘾——近来，中国网络文学走出国门的话题get到了媒体的兴奋点。一些报道似流露出一种网文“野蛮生长”终逆袭、文化繁荣盛况空前的喜大普奔劲儿，让人觉得怪怪的。

“网文出海”受到老外追捧，确实是个有趣的现象，这首先说明中国网络小说的浅显易懂，弥补了一直以来官方输出的中

国文学太深高的“短板”。民间把中国网络文学与好莱坞大片、日本动漫和韩剧相提并论，或许说得过去，正如其他三项之于我们，中国网络小说之于歪果仁也主要是消遣，作为区别于本土娱乐产品的有效补充。不过，如果把“网文出海”搬到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、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高度，则不敢苟同。

与好莱坞大片略有不同的是，中国网络小说无法时刻不忘地向读者输出“中国价值”。就拿老外热衷的玄幻题材来说，其实里面连中国元素都不太多，只是玄幻、奇幻、魔幻的异界想象力读起来更带

感，有点类似于打游戏。老外大多并不了解时下中国的都市文化，也不可能对都市题材里的纸醉金迷、草根文化、底层呐喊这些内容产生共鸣。而且，就算奇幻类题材里也存在一些当代中国的现实缩影，又有多少外国读者能看出门道？只是读读中国制造的小说，并没有令文学得以深刻的语境，何谈文化走出去了呢？

而且，还有一个有趣的事实被忽略了：网文出海，并不代表作品优秀到挤压了欧美的网文市场，改变了世界格局——欧美的网络文学并不发达，是因为人家的出版渠道非常成熟，好作品很容易出版，那些出

版社不要的作家才在网上写书，所以网文好作品并不多见。可以说，中国网络小说打开了海外市场，除了经济收益之外，没啥好“可喜可贺”的。

现在中国网络文学在世界独领风骚最该感谢的是互联网，让广布民间的无限想象力得以集散，涌现出不少好作品，发现了不少好作家。这种文学样式顺应了技术背景和社会思潮，开辟了通俗和市井文学的表达渠道，这和明清小说乃至金庸、琼瑶的出现其实是一样的。虽然目前网络文学泥沙俱下，存在不少争议，但潮流终不可逆。是是非非，还是交给时间吧。

## 味

故乡的味、山野的路、清明的雨、小院的树、亲人的笑、酒旗的风……  
尽在其中

八十多岁的老岳母为我煎了一盘水饺，见我吃得津津有味，就说起几天前孩子陪她逛街，在北京路附近的一条小街，有一家卖了十几年煎饺的小吃店，品尝一下，味道如何如何的好……

朝胜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老人家的话，“错！最好的煎饺就是我眼前的这一盘！”

当了半辈子记者，“挣钱不挣钱，混个肚儿圆”。吃遍八方，应该是吾辈记者不可避免的职业优势。何止是“舌尖上的中国”，连舌尖上的外国也都吃得七七八八了。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吃来吃去尘埃落定，最后藏在心底的还是那寥寥可数的几个小菜。

比如，老人家为我煎的这盘羊肉水饺。肉馅是北方老家寄来的羊肉，调馅馅有讲究，肥肉多了失之以腻，瘦肉多了失之以干。北方的羊肉味重，剁馅时要放点胡萝卜去腥……

说到馅馅里的胡萝卜，让我永远难以忘怀的是，当兵和太太仅仅是战友关系时，到她家去玩。未来的岳母，就用胡萝卜剁油渣拌馅蒸包子给我吃。几十年来，走遍天下再无当年的美味……

您说说，北京路才开了十几年的煎饺店，能明白胡萝卜馅的历史厚重吗？

是的，这世界上一定有一人，能够做出只有你才能品味的一个菜！

这不，开春了，和好友老乔在办公室里聊起了春天的野菜，“香椿芽！”淮北老家的院子里，有一棵香椿树，每年谷雨清明前后，树上的香椿芽就冒头了，姐姐搬个凳子垫脚，一会儿就掐上一大把椿芽，滚水一焯，或凉拌、或炒蛋，一口就品出一个九曲回肠的春天。

经常陪太太买菜的老乔一拍大腿，去菜市啊，我好像在菜市见过香椿芽！收桌子、关电脑，抬腿就走。菜市就在马路对面，没费大劲就在一大排各式蔬菜之间，发现了那把把焦黄透红的香椿芽。拿在手里一瞧，每根椿芽的长短粗细几乎一样，整整齐齐的捆扎一把，拿起来凑近泛青的根部一闻，居然闻不到香椿那独特的味道。我和老乔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说道：“大翻的”。而且，香椿芽前的标价一元一两，也不可小觑。还是不要破坏记忆中的香椿吧……

几天之后，太太发来微信：中午回家吃饭，凉拌香椿。真真是个“晨采春茶饕客，午摘香椿待归人。”中午早早地回家，吃饭的小茶几上，半小碗烫好的香椿芽，已经不是焦黄透红，

而是淡绿泛白，细细地切碎，淋上了麻油……迫不及待地挑起一筷尖，啊！九曲回肠，九曲回肠呀！几十年，故乡的味、山野的路、清明的雨、小院的树、亲人的笑、酒旗的风……尽在其中啊！

春晴春雨田头沟畔，怎可无星星点点的白花荠菜。朝胜在县城长大，识得野菜不多，顶着小白花的荠菜，可是从小就认识的。家乡濉溪县是个农业县，那时几乎分不清城里和农村。城里的地里也种庄稼，开春一下雨，房前屋后、塘边地头，荠菜顶着小白花无处不在。“城中桃李愁风雨，春到溪头荠菜花”。

荠菜的叶子呈锯齿边，喜欢贴地生长。放学后，孩子们拎着篮子剥荠菜。所谓“剥”，就是连根挖出来，河水一淘，白白的荠菜根也一并剥碎包饺子。吃过荠菜饺子的孩子，走千走万也难忘那碗！

后来每到合肥工作，每到清明前后，都有农村的孩子挎着一篮子野荠菜，在街边卖。那时好像没有城管，孩子卖荠菜也没有秤，几毛钱抓一把，一两块就给您了。然后，拎着空篮子，蹦蹦跳跳地去文具店买点铅笔本……

几天前，淮北老乡在广州开的酒店请客，说有荠菜饺子。一上桌，我就抄起筷子毫不客气地拈了几个，除了可以感到荠菜劲道的嚼头之外，确实没有吃出荠菜的清香。朋友见我我喜欢荠菜，说那还不容易啊，网上有什么都有，网上买得太容易了，只是“欲寻遗井无人识，蝴蝶飞来荠菜花”的童趣没有了，《诗经》中“其甘如荠”的美味也没有了。

开春，还有马齿苋、槐花、榆钱儿、蒲公英、蕨菜头、鬼针草、车前菊、婆婆芽、苦苦菜、扫帚苗……困难时期的野菜也没有了，街道曾经组织居民搜集树下的落叶、路边的枯草，送到粮站粉碎后，再供应给居民，美其名曰“五香面”。

万没料到，当年那些苦的、涩的、酸的、刺的、麻的、辣的野菜野草，今天居然变得这么鲜嫩甘香，甚至成为钟鸣鼎食的美味佳肴！

现代科技有一句话，只有想不到的，没有做不到的。细胞工程技术发展到了今天，把大伙喜欢的野菜产业化，似乎没有什么困难。只是今天的尝鲜，怕是尝不出当年味道。

邮箱: 1611419167@qq.com

### 摄手作

## 春日迟迟

(本栏目图片均由手机拍摄)



本报记者 王小龙摄



本报记者 王小龙摄



本报记者 王小龙摄



本报记者 洪星摄

##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

### 别开书

张向荣

历史只能镜鉴，既不能假设，也不必后悔。

站在当代去回顾古代和近代，尤其需要这种通达。就拿北京已经消逝的城墙与城门来说，近三十年来相关的抒情散文、回忆录、建筑史已经汗牛充栋。就连寻常百姓也能在徒有虚名的崇文门、宣武门等地方，面对川流不息的环路发一通今非昔比的感慨，比如会说“这儿原来可不叫崇文门，叫哈德门！”如果说凭吊也有一种趣味，那么大抵就是如此，也仅限于此了。

北京拆掉城门和城墙，与济南上世纪90年代拆掉号称独一无二的“远东第一站”的老火车站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。近来又听说济南市政府准备“复建”老火车站，有一些当年反对拆除的学者同样反对复建，说这是“一蠢再蠢”，说得实在是好。对北京的城门和城墙，也应如此，不

必追悔，不必心心念念。能找到像瑞典学者喜仁龙在《北京的城墙与城门》里保存的大量城墙和城门的清晰的老照片，我们已经足够幸运。

喜仁龙是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居住了很久的瑞典人，他这本书写得很简单：一部分是他实地勘测、收集的城墙和城门的数据、历史资料和绘制的结构图、平面图，这部分有些史料的价值；一部分是他对当时依托于城墙和城门的景致的描绘和抒情，文笔很是优雅，这倒是出乎我意料的；最后一部分就是占到全书近一半篇幅的老照片，印刷质量非常高，人物的表情都能看得很清楚。

于是，这本书的资料部分我匆匆翻过，却陶醉于他的诗意的描写和老照片，每一张，我都能看很久很久。更令我感动的，是这本书还额外收录了一张山东青州府的城墙照片，一张潍县主街道的街景和石牌坊的照片，而我的故乡，就是潍坊，显然，这些建筑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啦。

当然，对此我还是足够通达。翻阅作者记录的景致和照片，读者会慢慢意识

到，建筑物的确是特殊的艺术品，既实用又审美。因此，一个城市的格局及其建筑，和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的生活习惯、风俗，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。譬如，看到北京城墙的照片，才能知道当日北京的市民能够于蓝天白云下站在城墙上眺望西山，或是看到城内连片整齐的灰色屋顶，城墙两侧杨柳依依，而现在，西山当然还在，杨柳也勉强算在，蓝天白云偶尔会在，但城墙没了，这些景致就永恒地消失了。

还有些寻常生活，也被他写的美不胜收，比如这一段：

“从(广安门)门洞向外望，视线穿过瓮城及箭楼的门洞，乡村的美丽风光映入眼帘；幽暗而深邃的券洞前，椿树和垂柳交织出绿色的幕布，阳光穿透，日影斑驳，这种和谐宁静的完美画面丝毫不被繁忙的交通干扰，极少有马车和人力车从这里经过。夏日里，偶尔有孤独的农夫用长长的扁担挑着两筐新鲜的蔬菜，晃悠悠地穿过门洞，增强了此处世外桃源的梦幻气息。”

这段描写真是优雅，简直可以和华盛顿·欧文的游记相媲美，这样的描写在书

里为数不少，但他笔下的景致，他作为一个瑞典人见过，我却再也见不到了。

再如城门，从照片里看到城门瓮城里的关帝庙、娘娘庙、镇海寺等功能性建筑，看到城门楼子上的箭洞大炮，看到行色匆匆穿过门洞的行人——他们进行葬礼、运煤、运水、运粮、贩酒都会走特定的门，等等，这些城门的生活气息就会扑面而来，不再是史料和图册里生硬的死板的名词了。彼时，对老百姓来说，生活的婚嫁嫁娶、吃穿用行都与这些城门有密切的关系，这些建筑虽然残破，但灵魂是完整的。

所以，拆掉了城门，这些旧时的讲究、习俗也就随之消失了，魂儿也丢了。我想，就当日的人来说，这些生活习惯未必人人都觉得方便，人人都觉得满意，拆掉了城门和城墙，或许能让生活更便利。当然，这些也是无法假设的。我们能够肯定的，只有名与实俱亡的现实。

正因为有这样的现实，今天我们乘坐二号线地铁，经过那些以城门命名的地铁站，才能油然而生一种荒诞感，这，却是多么宝贵的现代性体验啊！

### 时光机

## 有一种创新叫莫奈

武夷山

美国“创新卓越”网站3月20日发表 Scott Bowden 的文章，Lessons from Monet: Impressions of Innovation(来自莫奈的经验教训：创新印象)。标题中采用 Impressions(印象)是一语双关，一方面，莫奈是印象派大师，另一方面，文章所谈的是作者阅读加拿大艺术史专家 Ross King 的著作《Mad Enchantment: Claude Monet and the Painting of the Water Lilies(疯狂的魅力：克劳德·莫奈及其系列油画作品《睡莲》)》后的印象与感悟。该书2017年3月获得RBC Tailor图书奖。Scott Bowden 研读此书后，总结出了与创新相关的几条经验教训。

首先，深深沉浸于个人的专业领域，才可能产生创新的想法。莫奈在法国上诺曼底大区厄尔省的Giverny建了一个花园，他在花园里不仅搞艺术创作，而且卷起袖子干农活，满手沾泥。他对睡莲的外表在每年、每个季节、每月、每周、每天之中都有什么变化，烂熟于心，这是他《睡莲》系列获得成功的重要基础。创新者游离在外地研究考察一个主题肯定是不够的，只有深深沉浸其内，才能充分理解问题的方方面面。

其次，“培育自己的花园”。莫奈的花园好比是个模拟实验室。他早年画过很多户外大尺度的景观，如海边的悬崖、雾霭笼罩下的泰晤士河、乡下的干草堆、鲁昂的哥特式教堂，等等。后来，他基本上不再画这些题材，而专注于画自己的花园，创作了近300幅作品。法国思想家伏尔泰在小说《赣第德》中有一句话：“有必要培育自己的花园”，看来莫奈与一个世纪前的伏尔泰心灵相通。创新者也需要进行小规模的建设来模拟真实世界，为创意产生与创意改善助力。

再次，抓住稍纵即逝的观察机会。莫奈的

创作方式不是到一个地方走马观花地看一看，捕捉一点不牢靠的印象就回家创作，而是到同一地点反复写生，甚至同时展开三张画布，将不同瞬间的光影效果迅速表现在不同的画布上。因为根据莫奈的经验，每过7分钟，光影效果就有变化。回到画室后，莫奈会进一步完善作品，补充细节。只有像莫奈这样做，才能捕捉到近乎完美的瞬间，实现原本不可实现的艺术效果。创新者面对待解决的问题，会有许多思路，如何抓住代表着创新性解决方案的信号是至关重要的。不妨学习莫奈同时写生作画的方式，对于每一种思路都给它稍微细化充实一些，这样也许更容易识别出值得投入更多时间的方案。

此外，激情至关重要。莫奈对画作不满意时，有时会勃然大怒，用小刀捅破画布，将其扔在地上，还踩上几脚。法国第三共和国总理乔治·克利孟梭是莫奈的知心朋友，他对莫奈说：“你要嚷嚷就嚷嚷吧，因为你作画需要这种情绪……如果你幸福开心，倒成了真正的艺术家，因为你需要伸手去够那些难以够得到的东西。”我们并不鼓励创新者动辄大发雷霆，但是，创新者也确实需要像莫奈那样充满激情地工作，无论上班还是下班都思考问题。真正伟大的创新往往来自挫折，创新者被一二次的失败所虐，下定决心彻底解决问题的方案，于是产生了另辟蹊径的解决方案。

最后，学会改变视角。印象派画作的突出特点之一是，站近看和退几步看的效果大异其趣。近看，看笔触之妙；远看，色块之间的关系方见分晓。莫奈在世的时候，人们就曾讨论过，站在多远欣赏印象派画作为好？另一位著名印象派画家卡米耶·毕沙罗拟了一个公式：最佳观赏距离是画布对角线长度的三倍。创新者也有视角问题。面对自己的创意或创造过程，近看，能看到丰富的细节，但有时需要退几步，才能看到它们所处的背景。变换视角，可获得有益的启示。

